

第二册

夏承燾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冊目錄

唐宋詞論叢	一
月輪山詞論集	二三七
瞿髯論詞絕句	五〇三
唐宋詞欣賞	五九七
編後記	七五五

唐
宋
詞
論
叢

目錄

詞律三義	五
「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	二二
何漢章：讀「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	二七
詞韻約例	二四
唐宋詞字聲之演變	五二
姜白石詞譜與校理	八四
答任二北論白石詞譜書	一〇三
任銘善：論白石詞譜中之折字	一〇四
羅蕋園：折字說略	一一〇
白石十七譜譯稿	一二二
何靜源：對於姜夔十七譜非工尺符號表意的商榷	一二三
何靜源：說姜夔十七譜的「有定工尺」	一二三
夢窗詞集後箋	一五六

「易安居士事輯」後語

吳庠：李易安金石錄後序署名記疑

詞籍四辨

四庫全書詞籍提要校議

附錄

顧貞觀寄吳漢槎金縷曲詞徵事

顧貞觀金縷曲詞補考

承教錄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詞律三義

萬樹著詞律，但辨平仄四聲，不及宮調律呂，四川先著嘗著書謂之；學者讀詞源諸書，亦謂不明樂律卽不足言詞律。夫詞固叶樂之文；然文人作此，往往不盡如樂工所爲；且詞家談樂律，多好夸炫，詞源「五音相生」諸篇，借古樂妝點，實與唐宋詞樂不盡關切。今舉三義，以見宋詞叶律真相，不專爲萬氏辨誣也。

一 宋詞不盡依宮調聲情

東坡嘗譏秦少游詞爲入小石調，孔氏談苑亦載少游和王仲至詩，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謂其傷乎柔靡也。周德清中原音韻分宮調聲情，謂「小石調旖旎媚嫵」。知元曲聲情，當與宋詞不遠。然宋人填詞，實不盡依宮調聲情。今舉一寸金爲例：此調始見於柳永樂章集（卷中頁七），乃其所填小石五調之一；次見於周邦彥片玉集（卷九頁二），明注「小石」；三見於吳文英夢窗詞（頁八），亦注「中呂商俗名小石」；而皆不作「旖旎媚嫵」語。樂章「井絡天開」一首乃送人守蜀之作，有云：「夢應三刀，橋名萬里，中和政多暇。仗漢節、攬轡澄清，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方雅質重，爲柳集所僅見。片玉一首「州來蒼崖，下枕江山是城郭」云云，後人擬題爲「江路」，則行役懷歸之作。（陳允平西麓繼周集一

首，亦同此意。）夢窗此調共兩首，一爲「贈筆工劉衍」，其二「秋壓更長」一首有云：「頑老情懷，都無歡事，良宵愛幽獨。歎畫圖難做，橘村砧思，笠簑有約，蓴洲漁屋。」亦皆非豔詞。他若曹勛以此調壽帝后，李彌遜以壽貴游，鳴鶴餘音以說列仙之趣，則更無涉乎「旖旎媚嫵」矣。

再以與小石調相反之正宮校之，正宮乃中原音韻所謂「惆悵雄壯」者也。今存詞調屬此者，有張子野之醉垂鞭，柳永之黃鸝兒、玉女搖仙佩、雪梅香、早梅芳、鬥百花、甘草子等。除柳永早梅芳「海霞紅」一首乃酬獻貴人者外，餘皆風情燕婉之作，如鬥百花云：「遠恨綿綿，淑景遲遲難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處。」雪梅香云：「可惜當年，頓乖雨跡雲蹤。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尤甚者如鬥百花：「長是夜深，不肯便入鴛被。與解羅裳，盈盈背立銀釭，却道你但先睡。」如玉女搖仙佩：「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嬾嬾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爲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以上皆柳詞）凡此「旖旎媚嫵」之辭，不以入小石而以填「惆悵雄壯」之正宮，非可怪耶。

柳、周皆深解詞樂者，其顯例若此；足見宋人填詞但擇腔調聲情而不盡顧宮調聲情。至若千秋歲調，北宋人以弔秦少游者，南宋人或以爲壽詞，則但取腔調名稱，並不顧腔調聲情矣。

二 宋詞不依月用律

宋人作詞，又有「依月用律」之說，此亦關係詞律之一事。以予考之，亦不盡然。

碧雞漫志二：「万俟詠雅言、政和初召試補官，實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

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聲稍傳。」（有節文）案「依月用律」之文，見周禮注；張炎詞源五音宮調配屬圖，以八十四調分屬十二月，如正月用太簇，二月用夾鐘等，蓋借古樂妝點。今考周清真片玉集，前六卷分四時編次，以其宮調核對時令，符者僅下列七首：

秋蕊香、一絡索二首皆屬雙調，即夾鐘商，屬二月律；二詞皆寫春景。

蕙蘭芳引，屬仙呂；丁香結、氏州第一、解蹀躞三首皆屬商調；仙呂、夷則宮、商調、夷則商，皆七月律；四詞皆寫秋景。

華胥引，屬黃鐘，即無射宮，是九月律；詞寫秋景。

他如掃花游屬雙調，雖是春景，而詞云「暗黃萬縷」，「掃花尋路」非二月景；而夾鐘商俗名雙調，本二月律也。法曲獻仙音屬小石，雖是夏景，而詞云「蟬咽涼柯」，非四月景；仲呂商俗名小石，本四月律也。至若以解語花詠元宵（卷七頁一），而高平實六月律；以六么令詠重九（卷七頁一），而仙呂實七月律；以大酺詠春雨（卷七頁二），而越調實九月律；以花犯詠梅花（卷七頁三），而小石實四月律，以水龍吟詠梨花（卷七頁四），而越調實九月律；此等不勝枚舉。詞源下謂「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成是首創此制之人，而所作不符月律如此，他可概見。草堂詩餘載胡浩然作秋霽調，亦名春霽；其詠春晴，名春霽，詠秋晴則易名秋霽；一調而春秋可

用，律不依月，此尤爲顯例矣。

宋季詞人，猶有持「依月用律」之說者，張玉田詞源載楊守齋作詞五要云：「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守齋所著「自度曲」今佚，不知能實行所說否。玉田與周草窗皆甚推守齋知樂；今取玉田集，校其時令，則仍十九不合，如：慶春宮詠寒食，水龍吟「春晚留別」，此二調片玉集注越調，實九月無射律也；夜飛鵲中秋作，此調片玉注道宮，乃四月仲呂律；夢窗注黃鐘商，則十一月律矣；滿江紅春日作，樂章、片玉、于湖、夢窗此調皆注仙呂，乃夷則七月律；足見守齋之說時人已不能守。〔或疑柳永樂章集（卷上頁五）有傾杯樂云：「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乃元夕詞，調屬仙呂宮，正與守齋說合。然樂章集（卷上頁六）又有大石調迎新春云：「嶢管變青律，帝里陽和新布。晴景回輕輦。慶佳節，當三五。」亦元夕詞，而大石調乃十一月黃鐘律。知傾杯一首，蓋是偶合。且南北宋樂紀不同，柳永仁宗時人，亦斷無預爲大晟守律之理也。〕

守齋之文，猶有不可解者。十一月黃鐘律，用正宮固應月矣，而仙呂宮即夷則宮之俗名，乃七月律，何得用之元宵。友人蔡楨爲詞源疏證，疑其有誤字。方成培詞塵謂：「仙呂」乃「南呂」之訛。「宮」字衍文。正月律當用太簇，然太簇之均以南呂爲徵，徵爲火，元宵燈火之事，故宜用南呂。古人用律之精如此。」此說紆曲，殊不可信。予初疑宋詞不用中管，依律，正月應用太簇，而太簇乃中管調，故避之不用；惟何故改用七月律，則不可解。曩與張孟劬先生（爾田）商此事，先生謂：「宋詞非不用中管，特用之者少耳。頗疑仙呂宮即中管仙呂宮，亦爲南呂宮，爲八月正律；此

豈以元宵踏月與中秋賞月相同，故假借用之歟。」此雖妙解，然仍無以盡決此疑。然則，「依月用律」之說，其宮調配屬尙有疑問，無怪時人奉其說者亦不能自守也。

三 宋詞不用中管調，故不能「依月用律」

宋詞不能依月用律，由其有一不可解決之困難，即不能用四十八調中之三十五中管調是也。宋詞以啞聲築和唱，見白石詞序（他本姜詞，「啞」或作「亞」，以其聲較弱也）。啞聲築即今頭管；中管則較頭管短一半，聲高一倍，艱於吹奏，故宋詞不用。案詞源五音宮調配屬圖：正月用太簇，三月用姑洗，五月用蕤賓，八月用南呂，十月用應鐘，皆中管調。若依月用律，則此五個月之詞皆不可歌。今檢美成片玉集，共詞百餘首，無一首用中管調者，是即無一首依此五個月律之詞矣。然片玉集四時之景皆備，足見其依月用律者蓋十無二三也。（片玉集乃陳元龍改編以應歌，故以四時之景爲序；美成原詞固不盡爲時景應歌作也。）

朱彊村先生刊白石歌曲，卷四喜遷鶯調下注「太簇宮」；又刊夢窗詞頁七十五喜遷鶯，亦注「太簇宮中管」；初疑此調確用中管；然細檢白石詞，除自度曲外皆不注宮調，惟此與齊天樂注「黃鐘宮」是例外，似非出自白石原本；張奕樞、陸鍾輝二家刊姜詞，同出宋本，皆無此注，足爲右證。朱刊夢窗詞，用明鈔本，所注宮調，頗爲凌亂，全編用中管者，惟此一首，或即沿姜集之誤。案喜遷鶯調，金奩集有韋莊令詞二首，注黃鐘宮；欽定詞譜卷六，謂史梅溪集有此調慢詞，亦注黃鐘宮。查南北曲此調亦皆入黃

鐘，當即沿宋詞之舊。此黃鐘宮無論是正宮抑無射宮之俗名，皆顯非中管調。以此互證，姜、吳二集之注太簇，殆不可從。南宋詞集中似不應有屬太簇之曲調，即不應有用中管之曲調也。（《碧雞漫志》卷四，據理道要訣，謂唐時萬歲樂屬太簇商，安公子屬太簇角，羯鼓錄載傾杯、婆羅門、破陣樂皆在太簇商。此則唐時樂紀不同南宋，此太簇商、太簇角非即南宋之中管高大石調、中管高宮角也。）王仲聞曰：理道要訣所云，可參元劉禹錫居通衢卷二十七。

以予所知，今存宋人詞中，其確用中管，且確爲依月用律者，惟有僅見之一首，即万俟雅言所作之春草碧是。詞譜二十六謂雅言大聲集此首注「中管高宮」、太簇宮中管高宮乃正月律，雅言以賦春草，正應月律。雅言亦首創依月用律之人，此當爲任大晟府撰撰時緣飾功令之作。彼時新曲，當不止此，大聲集既佚，僅留此一闕矣。（白石集中越九歌，其旌忠一首，注「中管商調」，乃古詩而非詞；蔡孝子一首注「中管般膽調大呂羽」，則高般涉調之誤；詞源：「大呂羽俗名高般涉調」，實非中管也。）

總之，「依月用律」之說，本出大晟諸人附會古樂，詞家佇興之作，但求腔調諧美，何必守此功令。張炎、楊缵論詞之書，張皇幽邈，以此自炫；由今觀之，亦緣飾之辭，不足信也。

後記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進士李冠，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春月，戎務日繁，□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似秋枝欲斷蟬。』」

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已據此，五代時有以吹中管聞名者。以一小技而上徹宸聽，至欲遠道召見，其爲時人所尠能可知，宜其下逮南宋，遂成絕響矣。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寫於西湖羅苑

一九五六年二月改定於梅東高橋

「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

元曲字聲，有「陽上作去」，「入派三聲」之例。

「陽上作去」者，謂陽上聲之字讀作去聲，如「動」讀作「洞」，「似」讀作「寺」，「動」似「皆陽上也」。周德清著中原音韻，於「動」「奉」「丈」「像」「是」「市」「似」「漸」諸陽上聲字，皆列去聲部。今日黃河、長江流域於此數字，皆仍讀去聲，錢塘江以南乃能了了讀爲上聲耳。

「入派三聲」者，謂北方無入聲，入聲之字皆派入平、上、去三部內也。如「匹」「十」「匿」皆入聲字，而「匹」讀上聲，「十」讀平聲，「匿」讀去聲。蓋依其字聲清濁分派：凡清聲之入皆讀作上，見、溪、端、透、知、徹、幫、滂、非、敷、精、清、心、照、穿、審、影、曉十八紐所屬之字是；次濁（即不清不濁）之入皆讀作去，疑、泥、娘、明、微、喻、來、日八紐所屬之字是；正濁之入皆讀作平，羣、定、澄、並、奉、從、邪、狀、禪、匣十紐所屬之字是。證之元人曲文及今日北土方音，大抵如此也。

今案此例不始於元曲，宋詞實已有之。方千里和周邦彥詞，四聲不易一字。今舉周詞壓卷瑞龍吟雙拽頭爲例，取方氏和作對照如下：

（周）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惜惜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第一片）

（方）樓前路，愁見萬點風花，數行煙樹，依依斜日紅收，暮山翠「接」，平蕪「盡」處。

（周）黯凝竚，因念個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第二片）

（方）小留竚，還是畫闌憑暖，半局朱戶。簾櫳儘日無人，消凝悵望，時時自語。

兩片五十四字之中，四聲參差者，只「接」「對」「子」，「盡」「對」「舊」，「是」「對」「念」三處。而「接」字精紐，清入作上，可對「子」字；「盡」「是」則皆陽上，可對「舊」「念」；正合「入派三聲」「陽上作去」之例。雖方詞全編，不盡符此，然不符者究屬少數。即以「瑞龍吟」一首論，全詞一百三十餘字，只一「睡」字失守，亦可見其遵循不苟矣。

方氏南宋時人，此等在詞，尙非最早之例。唐、宋詞家之嚴於字聲者，殆以溫庭筠、晏殊爲最先。晏詞每片結句，尤嚴辨去聲，予舊爲「詞四聲說」，嘗備列之。茲舉其集中訴衷情各首之兩結，作例如下：

撩「亂」有啼鶯 牽「繫」人情

紅「樹」間疏黃 無「限」思量

和「露」泣西風 心「事」無窮

閒「共」柳絲垂 只「是」相思

齊「拜」玉爐煙 富「貴」長年

清「唱」遏行雲 歲「歲」長新

每句第二字皆用去聲，「限」「是」則是陽上，可見晏集已有「陽上作去」之例。（七首中惟有第一首「逢著

意中人」之「著」字爲例外。）又採桑子七首，其每片結句之末第二字亦必用去聲，如：

依舊銜泥入「杏」梁 夢裏浮生足「斷」腸

把酒攀條惜「絳」蕤 滿眼春愁說「向」誰

深入千花粉「豔」中 一片西飛一「片」東

幾處風簾繡「戶」開 慢引蕭娘舞「袖」迴

紫豔紅英照「日」鮮 貼向眉心學「翠」鉤

淚滴春衫酒「易」醒 何處高樓雁「一」聲

尙有山榴一「兩」枝 待得空梁宿「燕」歸

「杏」「斷」「戶」「兩」亦皆陽上，「日」字次濁作去，例外惟一「一」字清入，不得讀去耳。（「中原音韻」「一」字亦作去讀。）

他如長生樂二首，上片結句以「滿」字對他首之「泛」「醉」。喜遷鶯四首，下片結句，以「伴」字對他首之「壽」「樹」。少年游四首，下結「斷」「似」，對「贈」「慶」。破陣子四首，下結「冷」對「細」「萬」「未」。蝶戀花七首，上結「盡」「盡」對「下」「燕」。最多者漁家傲十三首，其兩結「我」「盡」「是」「了」「斷」「似」「盡」對「事」「下」「片」「去」等。凡以上聲對去聲者，皆是陽上。其例外作陰上者，僅喜遷鶯一「古」字、漁家傲一「點」字、一「影」字而已。三十四首十八例中，僅三字例外，其非出偶合，蓋斷然矣。

晏集又有相思兒令二首，全詞僅四十餘字，而用陽上作去者五字，入派三聲者三字。珠玉全編，以

此首最爲顯例矣。分寫如下：

第二首上片

昨日「探」春消息，湖「上」「綠」波平。無「奈」「繞」堤芳草，還「向」「舊」痕生。
春色「漸」芳菲也，遲「日」「滿」煙波。「正」「好」「豔」陽時節，爭「奈」「落」花何。

第二首下片

「有」酒且「醉」瑤觥，「更」何妨檀板新聲，誰教楊「柳」千絲，就中牽「繫」人情。
「醉」煞擬「恣」狂歌，「斷」腸中贏得愁多。不如歸「傍」紗窗，有人重「畫」雙蛾。

「向」「奈」、「醉」「恣」、「繫」「畫」皆去聲相對。「漸」「繞」「有」「斷」「柳」，則以陽上對去聲之「探」「豔」「醉」「更」「傍」。「日」「綠」「落」皆次濁作去，以對「上」「滿」「舊」。全詞例外，惟「無」對「正」、「好」對「奈」二處耳。

或謂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僅辨平聲陰陽，不及上去，疑宋人未必能判上聲陰陽。予案邵雍作皇極經世，其觀物篇三十五，論聲音唱和，於四聲皆分列清濁，雖其所謂清濁，不同今之陰陽聲，而已因律呂明一聲兩分之理。又南宋閩人嚴粲作「詩緝」，其凡例謂上聲濁音皆須讀去聲，如「兕」當讀「寺」，不當讀作清聲「死」音；「動」「奉」「在」「武」等皆然。是分明已有陽上讀去之例。大抵四聲之分陰陽清濁，不由時代古今之殊，實由地域南北之異，非古疏而今密，實南密而北疏。劉熙載藝概謂「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濤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此但可言韻書先後之序耳，若謂字聲